

白香山詩集

影鈔汪氏
原本

澹廬居士陳震題



余好爲詩尤喜讀古人書嘗以爲詩者載道之文言若止嘲風雪弄花草則於六義盡去矣其後觀唐書至白公樂天傳公所言往往與余合因愛讀其詩不輟乃知公立身本末無不合乎道特餘事作詩人耳公爲左拾遺時史載其諫草不一而足皆人所難言嘗殿中面對情辭切至論執強梗憲宗未喻輒進曰陛下誤矣帝變色罷謂李絳云云賴絳救免噫公眞古之大臣以道事君者與而或徒以詩人目之豈知公者哉公嘗與元稹書略云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時進退出處何往而不自得僕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爲道言而發明之則爲詩又曰今僕之詩人所愛者悉不過雜律詩與長恨歌以下耳時之所重僕之所輕則公之立言載道爲何如而豈屑屑嘲風雪弄花草以矜豔麗於雕章者比哉故余嘗讀公諷諭詩見兼濟之志焉讀公閒適詩見獨善之義焉此公所以進退出處無往而不自得也今香山集徧天下顧俗本多訛浸失其舊於是汪西亭氏重編訂而梓之旣歲事請序於余余惟公之賢史載之公詩之美元序詳之余能益一語乎哉惟願世之好爲詩如余者得公兼濟獨善之志而師之以進於道則於六義也幾矣康熙癸未且月商丘宋犖撰

詩家好名未有過於唐白傳者既屬其友元微之排纘長慶集矣而又自編後集爲之序復爲之記既以集本付其從子外孫矣而又分貯之東林南禪聖善香山諸寺比於杜元凱峴山碑尤汲汲焉或疑公曠遠不應戚戚於年歲之逾邁沾沾於官秩之遷除計祿奉之損益不知公之進退出處係時事之否泰恒恐後人論世者不得其詳故屢見之篇咏斯則公之微意乎公集自宋李伯珍刊之吳郡何友諒刊之忠州二本均有年譜其後坊刻雜出漸失其舊或以譜非其要置而不錄迄於今紕繆轉甚余友汪君西亭氏患之既定其卷次正其愆譌因仿國史表補撰年譜一卷書成既鏤板以行余聞嘗熟毛氏藏有陳伯玉氏白文公譜假而觀之則君所編悉與陳氏合而海圖屏風一篇君力辯非討淮蔡時事驗之陳譜亦同於是人皆服君之考證余乃勸君并刊陳譜示諸學者陳氏有言維揚李德劭作爲年譜而不編年疎略抵牾今者李氏譜亡而陳氏譜復出與君所撰一經一緯互相發明不可謂非斯文之厚幸矣康熙四十二年夏六月幾望南書房舊史秀水朱彝尊序時年七十有五

昔人謂大曆後以詩名家者靡不由杜出韓之南山白之諷諭其最著矣就二公論之大抵韓得杜之變白得杜之正蓋各得其一體而造乎其極者故夫貫穿聲韻操縱格律肆厥排比終不失尺寸少陵而下亦莫如二公自后山妄斥昌黎已非通論至香山詩辭旨雖主於暢達要自刻意陶浣而出之使人不復能尋其斤斲之迹當時尤多好之者方牛李之隙贊皇且憾及香山每束其詩不觀劉賓客以爲言則曰見便令人愛將回吾心矣憾之者猶若此好之者宜何如也嗚呼豈非廬陵所謂怨家仇人不能少毀而掩蔽之乎乃世多謬指淺率不經意語爲白體甚者且拾東坡誄友之辭至以輕俗同譏抑又過矣今海內風雅駸駸起唐集舊本先後流布注韓集凡五百家白詩日在人口獨無披榛莽而埽蕪穢者徒以公詩視唐人獨富辟如營丘濬壑則日求增拓爲快若黃河千里望洋而歎但能考星宿於圖經而不暇躬泝其源流之分合也自惟荒陋無所窺見竊嘗習聞於先生長者之言旣不敢附和而又重惜其誤若目之塵翳當去務復其舊而已世之好公詩者必將辨焉康熙壬午余月古歙汪立名序

凡例

白氏文集七十一卷內各體詩三十七卷凡二千八百餘首此外猶有集中遺漏者可謂富矣乃宋元以來殊未見有詩集單行槧本宋祁曰居易最長於詩它文未能稱是公與元九書反覆千餘言以自道其詩之所得力而文章顧略焉則公之自許者已有定論舉其所長不嫌略也

新唐書藝文志白氏長慶集七十五卷按公前集爲長慶集元稹勘定訖長慶二年冬合五十卷以成於長慶四年明年改元寶曆故得名亦猶之乎前集中集云爾元序具在公之沒去長慶末二十有二年距微之沒亦十有五年從杭州召還及蘇州洛中詩皆在後集奈何以長慶集括公之作乎此誤相承已久至今莫辨良不可解

白集相傳以郭武定本爲最海虞馮定遠猶謂已失次第則其他可知春明退朝錄云公自勒文集成五十卷後集二十卷皆寫本寄藏廬山東林寺又藏龍門香山寺高駢鎮淮南寄語江西廉使取東林集而有之香山集經亂亦不復存其後履道宅爲普明僧院後唐明宗子從榮又寫本寘院之經藏今本是也後人亦補東林所藏皆篇目次第未真與今吳蜀摹

板無異而文獻通考又云吳本蜀本編次亦不同又有外集一卷往往皆非自記之舊矣竝亡可考

郡齋讀書志長慶集七十一卷晁子止曰長慶集五十卷後集二十卷續後集五卷本七十五卷續後集亡三卷按此亦當有七十二卷又云集後有聞李崖州貶二絕固疑非樂天語以編年考之果謬今集後無此詩然則今本之七十一卷又非復晁氏所論之舊矣

今本有姑蘇錢考功刻曰白氏文集雲間馬元調刻曰元白長慶集大都從元及白者故獨詳於元前有凡例後有補遺元刻既竣漫鐫白集以附行耳往往前後紊雜既非分體又非編年二本略同而錢爲甚目與卷不合卷首所標與卷內不合有律詩卷而雜入古體者有一題小序而冠作通卷之序者有失去詩題竟以小序作題者有本是他人作因公唱和附見者輒易題中字扭爲公作甚至刪落字句顛倒前後舛譌未易枚數今悉從各本校正

唐音丁籤載白詩全集鹽官胡氏曰集中詩三十七卷前後爲例不一難以彙編今通照後集分體仍備注以存其舊凡編五古二十卷七古二卷

新樂府二卷長短句一卷五律五卷五排六卷七律九卷半律七排合一
卷五絕一卷七絕七卷合五十四卷繆戾雖稍減於馬錢二本然分體太
瑣遂有一題之詩而割裂各卷者且其所注前後集亦頗有誤蓋白詩歲
月本井然可考如長慶集公自謂訖二年冬而胡本於三年詩亦注前集
公自杭州還始卜居洛中得履道宅乃別杭州等詩竝在後集而洛中卜
居履道里等詩反注前集雖本相沿之繆要其考據亦不得謂之詳密矣
古人詩多以地名如蘇州柳州樊川丁卯類然今長慶集後集既各自爲
卷而仍統之曰白香山詩集從其歸老之地也

是集依胡本分前後集各本雖不另分二集然竝載後序於二十一卷之
首且二十卷以上分諷諭閒適感傷律詩凡四類以類次卷卷各以年爲
先後二十一卷以下則但分格律又互有間斷而獨不雜入長慶三年以
前詩是後集之起於二十一卷明矣顧前集八卷及二十卷卷末及雜長
慶三年詩者要亦有故嘗考元序與公自序長慶集五十卷後集二十卷
各以詩文編次舊本旣亡今本盡編文彙於三十七卷後中間取足卷尾
未免移補遂失其舊如曲江感秋詩序云元和二年三年四年皆有曲江

感秋詩編在第七集卷今本第七卷盡江州詩而所謂第七集卷者皆莫可考西溪叢語云白樂天後集第五十一卷同微之贈別郭虛舟鍊師五十韻敘燒丹事甚詳今本此詩在二十一卷可見宋本尚各集詩文次卷未嘗截然列文於後也此非分并之明驗乎今編長慶集二十卷分類仍之後集十七卷各本僅分格律亦仍之合三十七卷公集本有續後集散失難稽其亡據者不敢臆分也

集內應制諸詩及試作皆別附卷有列賦後者有列制誥後者本不在三十七卷內蓋唐人多以此另爲一體也集後又有謠吟歌篇等作文苑英華唐文粹皆入詩選從之都爲別集一卷

今本遺漏詩甚多他不具論即韋穀才調集所選且有未備者乃從各本蒐輯次爲白集補遺二卷合前後別集凡四十卷

公生平事略見於新舊唐書其中亦互有詳略第新書多假借字語致本事反以辭晦而年月先後亦不甚詳今備載舊書仍參考異同爲一卷

宋鋟吳蜀本各有年譜一卷今可考者惟唐詩紀事中寥寥數行不編年而多紕繆丁籤自謂得虞山宋本校刻然年譜亦多襲紀事之誤而文加

略焉似未見宋譜者蓋舊本之亡久矣竊不自揆參考志傳旁證諸家次爲年譜一卷不過約略其出處先後之大槩俾讀公詩者雖編次失舊猶得按歲月以考之耳

詩中箋釋皆原注間有增入者則爲按字以別之但就本詩之可考者而已不復蔓引他書妄託箋注自惟淺陋不足以注古人詩而公詩亦非擷撝餽飭所能摸索也

集中字句之訛悉從諸本校對家塾數種之外復假證於吳中舊家藏書有萬閒堂校改本苕溪草堂本最後又得憩閒堂所藏泰興季侍御依宋刻手校本聚本不一自多互異若銀根灰豕鑿然譌繆抹改固不待言其或意義可通原屬疑似則注一作某字於其下以存其舊

唐宋詩話或因事揚扝引類旁通或考據時地頗足鼓吹風雅今竝采錄本詩之後又考公集中記序等作凡時事相涉詩文互見者亦因詩附載吟諷之下旣挹春華兼登秋實也

古人引用諸書必詳根柢出處嘉隆以後此風邈矣是集採用凡一百二十餘家各標原書名目其有邪說流傳不根已甚者亦間爲折衷駁正旣

卒業適秀水朱檢討竹垞先生來探梅西山因過草堂留話竟日疑難相質多所發明既歸復以藏弆鈔本郵寄廣所未備先生每及表章古人輒津津娓娓商榷忘倦衣被後學之功不敢忘也

是集緣起本以案頭俗本訛誤偶有考正日注行間漸采小史詩話筆記一二積之窮年不覺盈卷北還杜門重加編訂時家姪陞交泰來讀書小園相與晨夕謬謂此本能洗俗刻蕪穢從更剗刷因為予讎校字畫裒成之雅固得附書

白氏洛中集者樂天在洛所著書也太和三年春樂天始以太子賓客
分司東都及茲十有二年矣其間賦格律詩凡八百首合爲十卷今納
於龍門香山寺經藏堂夫以狂簡斐然之文而歸依支提法寶藏者於
意云何我有本願願以今生世俗文字之業狂言綺語之過轉爲將來
世世贊佛乘之因轉法輪之緣也十方三世諸佛應知噫經堂未滅記
石未泯之間乘此願力安知我他生不復遊是寺復覩斯文得宿命通
省今日事如智大師記靈山於前會羊叔子識金環於後身者歟於戲
垂老之年絕筆於此有知我者亦無隱焉大唐開成五年十一月二日
中大夫守太子少傅馮翊縣開國侯上柱國賜紫金魚袋白居易樂天
記

白氏文集自記

白氏前著長慶集五十卷元微之為序後集二十卷自為序

按各本後序列二十卷之首者乃序長

慶三年至太和二年六載之詩尚未及洛中諸作似非二十卷之序也今姑仍之

今又續後集五卷自為記

按文獻通考云續後集亡失三卷今本僅七十一卷

是又亡一卷矣

前後七十五卷詩筆

老學菴筆記南朝詞人謂文為筆唐人仍之亦稱杜詩韓筆

大小凡三千八百四十首

按今本七十一卷凡三千六百八十八首約亡失詩文一百十餘首然此記作於會昌五年公七十四歲明年八月始卒集中如六年卷及自詠老身等詩皆七十五歲所作不在此記內是公集又不止於七十五卷矣

集有五本一本在廬山東林寺經藏院

太和九年夏勒成六十卷合二千九百六十四首有記

一本在蘇州南

禪寺經藏內

開成四年二月二日為七袞合六十七卷凡三千四百八十七首有記

一本在東都聖善寺鉢塔院律庫樓

開成元年為六十五卷凡三千二百五十首有記

一本付姪龜郎一本付外孫談閣童各藏於家傳於後

此二本亡

考按公自為墓志云前後著文集七十卷合三千七百二十首墓志作於記前故未及七十五卷二本疑即指記中所云

其日本新羅諸國及兩京人家傳

寫者不在此記又有元白唱和因繼集共十七卷

集中有因繼集序

劉白唱和集五

卷

集中有劉白唱和集解

洛下遊賞宴集十卷

集中有洛中詩序又有洛中集記始於太和三年春訖於開成五年凡十有二年以上皆詩集也

其文盡

在大集錄出別行於時若集內無而假名流傳者

此指七十五卷之外而言

皆謬為耳會昌

五年夏五月一日樂天重記

舊唐書本傳

白居易字樂天太原人北齊五兵尚書建之仍孫建生士通皇朝利州都督士通生志善尚衣奉御志善生溫檢校都官郎中溫生鎰歷酸棗鞏二縣令鎰生季庚建中初爲彭城令時李正己據河南十餘州叛正己宗人洧爲徐州刺史季庚說洧以彭城歸國因授朝散大夫大理少卿徐州別駕賜緋魚袋兼徐泗觀察判官歷衢州襄州別駕自鎰至季庚世敦儒業皆以明經出身季庚生居易初建立功於高齊賜田於韓城子孫家焉遂移籍同州至溫徙於下邳今爲下邳人焉居易幼聰慧絕人襟懷宏放年十五六時袖文一篇投著作郎吳人顧况况能文而性浮薄後進文章無可意者覽居易文不覺迎門禮遇曰吾謂斯文遂絕復得吾子矣貞元十

四年始以進士就試禮部

登科記作貞元十六年高郢下及第第四人新書但稱貞元中而不紀年考公集中送侯權序及性習相遠近賦注皆云十六年又箴言序云貞元

十有五年天子命中書舍人渤海公領禮部貢舉事越明年春居易以進士舉一上登第然則十四年高郢猶未領貢舉事也舊書作十四年蓋據元序及公與元九書二十七歲之誤然元序云二十七舉進士舉者在春官試之先一年公與元九書云二十七方從鄉試尚未舉進士也公二十七爲貞元十四年今遂云十四年就試禮部是二十六舉進士就鄉試矣亦與書序語不合總之數目字傳寫易誤不編年以考之多相仍繆耳

侍郎高郢擢昇甲科吏部判入等授秘書省校書郎元和元年四月憲宗策試制舉人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策入第四等授盩厔縣尉集賢校

理居易文辭富豔尤精于詩筆自讐校至結綬畿甸所著歌詩數十百篇
皆意存諷賦箴時之病補政之缺而士君子多之往往流聞禁中章武皇
帝納諫思理渴聞讜言二年十一月召入翰林爲學士三年五月拜左拾
遺

新書調監屋尉月中召入翰林爲學士遷左拾遺

居易自以逢好文之主非次拔擢欲以生平所貯仰

酬恩造拜命之日獻疏言事曰蒙恩授臣左拾遺依前翰林學士已與崔
羣同狀陳謝但言忝冒未吐衷誠今再瀆宸嚴伏惟重賜詳覽臣謹按六
典左右拾遺掌供奉諷諫凡發令舉事有不便於時不合於道者小則上
封大則廷諍其選甚重其秩甚卑所以然者抑有由也大凡人之情位高
則惜其位身貴則愛其身惜位則偷合而不言愛身則苟容而不諫此必
然之理也故拾遺之置所以卑其秩者使位未足惜身未足愛也所以重
其選者使下不忍負心上不忍負恩也夫位不足惜恩不忍負然後能有
闕必規有違必諫朝廷得失無不察天下利病無不言此國朝置拾遺之
本意也由是而言豈小臣愚劣暗懦所宜居之哉況臣本鄉校監儒府縣
走吏委心泥滓絕望煙霄豈意聖慈擢居近職每宴飲無不先預每慶賜
無不先霑中廐之馬代其勞內厨之膳給其食朝慙夕惕已逾半年塵曠

漸深憂媿彌劇未申微効又擢清班臣所以授官已來僅經十日食不知味寢不遑安唯思粉身以答殊寵但未獲粉身之所耳今陛下肇臨皇極初受鴻名夙夜憂勤以求致理每施一政舉一事無不合于道便於時者萬一事有不便於時者陛下豈不欲聞之乎萬一政有不合於道者陛下豈不欲知之乎儻陛下言動之際詔令之間小有闕遺稍關損益臣必密陳所見潛獻所聞但在聖心裁斷而已臣又職在禁中不同外司欲竭愚誠合先陳露伏希天鑒深察亦誠

新書四年天子以旱甚下詔有所蠲貸振除災沴居易見詔節未詳即建言乞盡免江淮兩賦以救流瘡且多出官人憲

宗頗采納是時于頔入朝悉以歌舞入內禁中或言普寧公主取以獻皆頔嬖愛居易以爲不如歸之無令頔得歸由天子

居易與河南元稹相善同年登

制舉

按元稹選判已與居易同年寄微之百韻詩注云貞元中與微之同登科第俱授校書郎始相識也是不獨制舉同年矣

交情隆厚稹自監察御史謫

爲江陵府士曹掾翰林學士李絳崔羣上前面論稹無罪居易累疏切諫

曰臣昨緣元稹左降頻已奏聞臣內察事情外聽衆議元稹左降有不可者三何者元稹守官正直人所共知自授御史已來舉奏不避權勢祇如奏李佐公等事多是朝廷親情人誰無私因以挾恨或假公議將報私嫌遂使誣謗之聲上聞天聽臣恐元稹左降已後凡在位者每欲舉職必先以稹爲誡無人肯爲陛下當官守法無人肯爲陛下嫉惡繩愆內外權貴